席上腐談

潁川語小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席上腐談

俞琰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寶顏堂祕笈及學海類編龍威祕書皆收有此書龍威本僅數葉學海本名月下偶談亦有刪節惟寶顏本最多亦最早故據以排印

席上腐談卷之上

林屋山人俞 琰著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鷂之屬。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介在水者。瞑也。走者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

書費誓云。馬牛其風。春秋左氏傳云。風馬牛不相及。蓋馬牛奔逸。則各自從風而行也。

北地馬羣。每一牡將十餘牝而行。牝皆隨牡。而不入他羣。易之坤卦云。利牝馬之貞。蓋謂此也。今人稱婦人爲媽媽。亦是此意。蟻亦不入他羣。故呼爲馬蟻。一名玄駒。

瑣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虺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嚮見一書云耳。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烏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誌。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素問云。升降出入。氣無不有。注云。壁窗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於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於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卽如銅水滴。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滴。修養家存神於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痛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史記云秦繆公亡馬。野人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馬肉者不飲酒。

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予近見里人葛恆齋食馬肉湩傷。以煮酒入鹽飲之而愈。然則酒誠可以解馬毒也。

左氏傳云。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註云。瘈狂也。宋書云。張收嘗爲獵犬所傷。食蝦蟇膾而愈。獵居例反。亦作獦。征列切。狂犬也。或謂杏仁亦可以治犬傷。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瘣。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左氏傳云晉侯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吉。吾且柔之矣。杜預註云。腦所以柔物。今人熱皮必用猪腦。欲其柔也。昔有人食猪腦一具。暮年手足軟弱。不能下楊。遂成癱瘓。乃知內則與左傳之說皆不誣矣。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鰿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予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蚯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貓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燐火俗謂之鬼火。兵死及牛馬之血曰燐。螢火亦曰燐。其明皆如火。而非火也。吾家舊有老僕素不信鬼。隨先人往無錫青陽匯收租。夜見鬼火無數。騰騰而來。衆驚走。獨老僕乘醉趨前撲之。乃石楠葉之濕者。予嘗夜坐水亭。雨初霽。見草間有光。遂起而拾之。乃一濕蝦殼。

葉玉岩云。嚮在五臺山中。夜間見濕松皮有光。呼從者拾滿一布囊。蓋將持歸遺江南親戚故舊。以示希有。數日後視之。則乾而無光矣。笑而棄之。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不猗。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襞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寫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子。氈子。謂毛之細者。氈溫柔貌。書堯典云。鳥獸氈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豳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鄭氏云。褐毛布也。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卒歲。愚按孟子云。視刺萬乘之君。如刺褐夫。以褐夫對萬乘之君。亦言貴賤之殊耳。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皂。賤者之服。非毛布也。褐字從衣。氈字從毛。鄭氏誤以褐爲氈。遂云褐毛布也。毛布乃今之斜氈。價貴於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詩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氋。其實即是毛衫。毛訛爲蒙。蒙又轉而爲氋。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

我氈氍毹。服虔通俗又云織毛褥謂氈毹。細者謂之毾㲪。毾㲪者。施大床之前。小踢床之上。踢而登床。諸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漿者出闍漿國。訛爲桂漿。以此推之。氈毹恐卽是渠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卽是織皮國名。訛而爲西毘也。渠搜織皮。出書禹貢。

幞頭起於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幞被之幞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蓋以紅綃轉其頭。卽今之抹額也。帕首撲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物。唐人幞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折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舉容頭。以爲起於魚朝恩。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以藤織者。仍易以紗。後又易以漆紗。周武所製。不過如今之結巾。就垂兩角。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角垂前。兩角垂後。宋又橫兩角。以鐵線張之。庶免朝見之時偶語。近時涼緇巾。以竹絲爲骨。如涼帽之狀。而覆以皂紗。易脫易戴。夏月最便。以此見幞頭之製。亦是展轉番騰。故其樣古今不同如此。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靴形。想卽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鞞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琶懷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四。

臷栗二字。酈詩說文。臷作畢。朱晦菴曰。篳栗元名悲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臷畢三聲皆相。

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古之錯。卽今之磋也。磋千箇反北人讀錯作去聲。南人讀錯作入聲。其實

一也。

鬚眉。荀子作須麋。楊倞注云。麋與眉同。髭鬚亦作茲疏。荀子曰。龍茲。劉向列女傳云。龍疏。火席名也。楊倞云。茲與髭同。一作鬚。龍茲卽龍疏。疏鬚聲相近也。

郊特牲云。筵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尙。左氏傳云。大路越席。越戶括反。今錢塘市肆所賣蒲合。卽越也。以越爲合。聲之訛耳。

枻水車枻也。楊倞以爲連枷。枷乃打稻器。非枻也。

古之承雷。以木爲之。用行水。卽今之承落也。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墻垣。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愚謂今人以水溝在庭內不可見者。爲陰溝。在庭外可見者。曰陽溝。

吳人指積薪曰柴積。音祭。卽周禮天官委積之積。鄭氏云。委積爲牢米薪芻。釋文曰積。子賜反。今訛爲祭。以委積停留日祭留。

禮記云。天無二日。孟子亦云。天無二日。乃若春秋左氏傳云。天有十日。蓋謂十幹甲至癸也。列子乃云。堯時十日並出。莊子。淮南子。又從而附益其說。雖皆寓言。不亦過乎。或者曰。亦有兩日並出而相鬭者。載之信史。不可謂無也。予曰不然。唐乾符六年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鬭。此必日初出時。水中映日蕩搖。上下不定。遂成兩日之相摩。天安得有兩日。

二十八宿。有房日兔。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兔。蓋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

張橫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兔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烏有三跡。陽之類。其數奇。愚謂兔自屬日。所謂月中兔者。月中之日光也。丹家借此以喻神入氣中。猶日光照入月內。乃着兔于月以爲法象。故其說有云。月者藥也。世俗遂謂月中有搗藥兔。妄矣。今於數百步之外。觀山上行人。如白蟻之小。及過數十里外。山亦不見。何況地去天數萬里之高遠。安能見月中之兔哉。月中果有兔可見。則不知此兔何等樣之大小也。

張衡謂羿請無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口以奔月。是謂蟾蜍。劉昭盛稱張衡天文之妙。而張衡論姮娥與蟾蜍如此。得非承前人之繆乎。

晉志云。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區車占星。儀音蛾。今謂月中女名嫦娥。因又名日月爲羲娥。謬之甚矣。謂月中常娥者妄也。又謂有廣寒清虛之府。則又妄之又妄矣。

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朱晦菴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光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微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侶。而非直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宋蒼梧王使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遂爲玉夫所弒。織女乃經星萬古不移。豈有

渡河之時。蓋丹家運夾脊之氣上升崑崙頂中。謂之黃河逆流。又以任督二脉爲天河。因以牛女喻身中之陰陽交媾爾。杜子美天河詩。乃有牛女年年度。何曾風浪生之句。張文潛七夕詩。形容織女一宵之歡。以爲猶勝常娥不嫁人。夜夜孤眠廣寒殿。大抵騷人才士。嘲風詠月。不過一時之嬉耳。寧復揆之以理。織女星名也。安有機杼之具。武后七夕得金梭于庭。乃宮人爲之耳。猶眞宗之得天書。天有書乎。乃王欽若之徒爲之耳。

黃河出于地上。崑崙山東流至于磧石。故夏禹導河。自磧石而始。天河自在天上。隨天運轉。晝夜不定。豈得與黃河相接。李太白乃云黃河之水天上來。太白蓋以崑崙山爲天上也。天河與海。霄壤高下之不同。豈乘槎可到。張華博物志。乘槎入天河。見牽牛織女星。可見其誕也。

列子謂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儒者譏其誕。天未嘗有缺。縱有缺。豈煉石可補。況天體運轉不停。從何而措手。譏之誠是也。殊不知五色石。以喻五臟之氣耳。養生之法。潛神內視。則五臟之氣聚於丹田。自丹田熏烝達于腦中。腦爲崑崙。居上象天。補天卽黃庭經所謂填腦。所謂子欲不死。修崑崙是也。江東采石。世俗相傳女媧補天煉五色石于此。故名采石。以訛傳訛。

女媧氏繼伏羲氏之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爲古聖女。乃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氏名女媧。猶國名女直。又如左氏傳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儻女。高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哉。

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古字后厚通用也。揚州后土夫人祠。塑后土爲婦人像。謬矣。月令云。

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豈婦人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謂婦人乎。

朱晦菴曰。如今祀天地山川神。塑貌像以祭。極無義理。愚按西漢郊祀志。天地合祭。位皆南嚮。同席共牢。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嚮。亦同席共牢。蓋取乾父坤母之義。此時未有塑像。不敢設位爾。乃若山川之神。與天地神祇。本皆無形。今塑東嶽神爲帝者像。又塑后夫人像。以爲之妻妾。則不知其娶何氏爲妻。買何氏爲妾也。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廟。以其在郡城之下也。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無水曰隍。有水曰池。易曰。城復于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爲否之初六。亦猶城圮。而其土復塡于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縣無城。而稱其土地廟爲城隍廟何耶。

呂氏春秋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夔之一足。信之乎。孔子對曰。調六律。和八音。惟一人則足矣。愚謂哀公所問。蓋以夔爲獨脚鬼也。或稱軒轅有四目。唐堯有八眉。道聽途說之不實。街談巷語之失眞。皆此類也。東漢曹褒傳云。章帝語班固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必古有是語。與孔子荅哀公之意同。夔乃虞舜時典樂教胄子者。哀公以夔爲獨脚鬼也。寃哉。獨脚鬼乃山魈。見道家煙蘿子圖。連胯一隻脚。故唐詩有山鬼趫跳惟一足之句。豈可以夔爲鬼物者哉。

孔叢子曰。土石怪夔罔兩。國語云。木石之怪夔蜩螅。未有所謂一足之說。莊子乃云。夔之一足。其行趻踔。注云夔一足獸。如牛無角。聲如雷。黃帝殺之。以皮冒鼓。聲聞五百里。怪哉。

東漢西南夷狗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辯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爲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

大孤山狀如一隻履。小孤山狀如一瓣香。相對有彭浪磯。今以小孤山爲小姑。彭浪爲彭郎。謂彭郎娶小姑爲妻。江行者過其廟。皆致敬也。

溫州有土地杜拾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拾姨以配五撮鬚。合爲一廟。杜十姨爲誰。乃杜拾遺也。五撮鬚爲誰。乃伍子胥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尒尙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耶。

近見廉司李裕僉事云。江陵北有奉甲站。初不曉奉甲爲何義。詢之父老。乃言春申君所居。春訛爲奉。申訛爲甲也。

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問牛王爲何人。乃冉伯牛。嗚乎。冉伯牛乃爲牛王。

眞武卽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爲眞。夫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江南人家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蜃尾。蜃乃海器。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朱晦菴曰。眞武非是有一箇神人被髮者。蓋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物。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之下。故爲玄武。眞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眞。參星有四脚如虎。故爲白虎。翼星如翼。軫星如項下嗉。井星如冠。故爲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龍虎烏龜。正是如此。

玄武卽烏龜之異名。龜水族也。水屬北。其色黑。故曰玄。龜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烏龜一物耳。北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騰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之交。遂繪爲龜蛇蟠蚪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爲龜蛇二物。

賈秋壑會客。食鱉。一客不食鱉。問之則曰奉祀眞武。秋壑曰。眞武之龜。不可以爲鱉也。龜鱉不辨。何以治民。客乃求郡者也。遂不與郡。座客同戲之曰。鰻與鰍鱓皆不可食。象眞武之蛇也。蔗筍亦不可食。象眞武之旗竿也。滿座皆笑。秋壑亦笑。

韓退之與軒轅弥明石鼎聯句云。時於蚯蚓竅。鳴作蒼蠅聲。後人乃云茶鼎聲號蚓。香盤火度螢。句雖工。然蚯蚓安得有聲。蓋不熟玩韓詩耳。退之蓋謂鼎中湯鳴如蒼蠅之聲。非謂如蚯蚓之聲也。蚯蚓竅乃石鼎之竅。如蚯蚓藏身於泥中之竅耳。崔豹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蟮。善長吟於地下。江東人謂之歌女。謬矣。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蟈爲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

晦菴曰。今以玄武爲眞聖而作眞龜蛇於其下。已無義理。而又天蓬天猷及翊聖作四聖。殊無義理。醫家謂肝屬東方木而藏魂。肺屬西方金而藏魄。道家乃有三魂七魄之說。魂果有三魄果有七乎。曰非也。蓋九宮數以三居左。七居右也。白玉蟾三龍四虎之說亦猶是。蓋太玄以三爲木四爲金也。

蘇子由云。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命門。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繫胞。以理推之三焦皆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名無狀。不亦謬乎。曾虎臣云。按白虎通性情篇。謂上焦若霧。中焦若編。下焦若瀆。據此則三焦有形人矣。叔和既不察。而子由亦偶忘之耶。愚謂聞之隱者云。三焦卽黃庭也。丹書以心火腎火膀胱火聚于此。以猛烹極煆故曰三焦。焦乃武火之謂也。沈存中亦云黃庭有名而無形。與叔和之說同。然存中亦不知黃庭卽三焦。叔和亦不知三焦卽黃庭。與曾虎臣謂三焦有形亦是已就從白虎通分爲上中下則又非也。

丹書云。奇經八脈。惟任督二脈爲一身陰陽之海。五氣貞元。此爲機會。任脈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屬陰脈之海。督脈起於下極之腧並於脊裏上至風府入腦上顚循額至鼻。屬陽脈之海。運尾閭。壽五百歲爲白鹿。蓋通此督脈者也。龜之亦壽。然龜能閉息伏氣。蓋通此任脈者也。又能通此二脈則貫尾閭。通泥丸。百脈皆通。黃庭經云。皆在心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卽黃道。乃日月往來之路。在人身爲任督二脈。乃呼吸往來之路。

予曩得一子。不哭不乳。三日而死。不知何疾。後讀醫書保生方三因方。皆曰兒生不啼不乳。蓋因剪臍帶

之時。爲風所入。自臍以上循胸喉攻至下胲齒齦。當中作黃粟一粒。疼不可忍。故不啼不乳。但以指甲破之。出黃膿一點。便啼便乳。後以此法教人。凡活數兒矣。按素問難經甲乙經。皆云任脉者。起于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又按朱肱內外二景圖云。上下齒縫中間齦交二穴。乃任督二脉之會。乃知嬰兒初生所以不啼不乳者。風入任脉故也。

木瀆酒肆。吳其姓者。病精滑不禁。百藥不可療。予授以一術極簡易。但脅腹縮尾閭閉光瞑目。頭若帶石。卽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嚥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臥皆爲之。仍教以服旣效方保眞丸。彼亦不服。但行此術。不半年後見之。疾已愈。而顏如桃矣。此術亦可療頭風。

道家傍門術。有鼻吸口吐之說。以爲不漏。旣吐矣。安得不漏。始不信。試之果驗。此術亦可療夢遺。

世傳三峯採戰之術。托黃帝玄素之名。以爲容成公彭祖之所以獲高壽者皆此術。士大夫惑之。多有以此喪其軀。可哀也已。葛洪喻之爲冰盆盛湯。羽苞蓄火。或以爲砥刀及之蜜。採虎穴之子。豈不險哉。

北夢瑣言。載唐相國夏侯孜。得彭數之術。悅一娼。娼不能奉承。以致尾閭之泄。卒予外祖閭丘公爲大理評事時。得此術。兩臉如桃。年過七十。竟爲此術所害。與夏侯孜無異。丹家以爲桶底脫。蓋中年精力健。能吸縮閉固。晚年精力衰。不能翕縮閉固。是以一夕而傾倒殆盡。

夷堅志載吳道人害縣吏之妻而卒。爲縣吏所害。道人一死。固不足以償數十婦女之命。然縣吏亦善此術。蓋嘗害他人之妻者。其妻幾爲道人所害。賴有羊羔湯以補之而不死。亦幸矣。

九華山杜安仁先天大學性命書九篇。議論滔滔。儘有講明。或者曰。此書嘗進呈高廟。予觀其進表有云過以相與者。必能濟衰。合大過卦枯楊生稊之道。分明是房中術。蓋借易以文其說。非清淨無爲之道也。覆山子詹谷注陰符經。以奇器爲末用之處女。可謂亂道之甚矣。又注參同契。穿鑿附會。是乃魏伯陽之罪人也。眞西山爲之序其書。儒者蓋以之爲異端。而不復窮究其說。遂爲所欺。

三谷子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男後應之者。必生女也。男女神和氣順精全。卽生端正福壽之人。若神傷氣憊。精虧者。卽生怪狀夭薄之人。三谷子姓丘名山字安道。江右南城人。三谷其所居也。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遂作此書。雲間儲華谷祛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宜春李玉溪注玉皇心印經云。男女稟受同也。但感合先後。而分陰陽耳。

褚氏遺書云。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裏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後參。精開裏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褚氏之說。與三谷子之說相反。不可不辯。

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溫次霄總管夜語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子與儲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則血氣始精。月郭滿則血氣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

則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者。每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然育與不育。則有天命存焉。非人之所能爲也。

醫書載求男法。多引用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貴公子喜而告予曰。今必得男。吾用褚氏法也。予笑曰。若用褚氏法。當拱聽足下更弄一瓦。他日果又生女。予告以丘三谷儲華谷之說。越一載。遂生一男。

近會澄江郭伯英。閒語中原前輩胡紫山溫次霄郝吉甫。因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法者也。連生六女而弗悟。後以語松江張士龍之子。可謂以迷指迷矣。因告之曰。速宜改正之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當如何。予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內則男形成矣。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之謂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內而女形成矣。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之謂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或疑貴公子侍妾滿前。得子反少。漁郎一夫一婦。得子反多。何也。此理曉然。有何難見。蓋寡欲乃有子。多欲則無子。譬調一杯羹。鹽恰少則有味。鹽多則無味也。士大夫欲得子法。當節欲。否則就枯松而索膏。灑槁竹而求汁。欲得子也難矣。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未得子者。不可不知也。然又有一說。男猶天也。女猶地也。天之雨露。未嘗不沾濡也。而地有肥磽之不同。亦有生物者。亦有不生物者。地若瘦瘠。或剛鹵。或瓦礫。而責其不生物。是鐫冰而改火。掇藍而求朱。徒爾覬望而已。無獲也。

東漢書馬勒傳云。勒祖偃長不滿七尺。常自罪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勒長八尺三寸。世降俗末。江南士大夫往往溺于聲色。娶妻買妾。皆求其稚齒而嬌嫩者。故生子皆軟弱多病而夭亡。甚而醉以入房。神思昏亂。雖得子亦不慧。

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駢胎品胎之兆。此褚氏遺書之說也。或有無糞門者。無產門者。何爲其然也。徐巽胎育產化論云。父母大小便急而受胎也。其說出衞生經。又有頭如雪而肌肉純白者。或者以爲社日受胎。故男曰社公。女曰社婆。非歟。曰非也。徐巽胎育感化論云。受胎之時。母之經水正行。榮血泛溢。是以成胎則肌肉色白。褚氏謂血充肌膚。則身白是也。毛髮皆白。目視眙眙者何也。經云。毛髮者血之餘。又云肝受血而能視。今月水方行。血耗肝虛。毛髮失所潤。目精失所養也。

先儒云。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席上腐談卷之下

同養生之學。以老氏爲宗。老子著書曰道德經。同時有程本。乃老子之徒孔子與之傾蓋而語者也。其書曰子華子。又有文子。又有關令尹喜。皆老子之弟子。文子之書曰通玄眞經。尹子之書曰關尹子。其後有列子之書曰冲虛至德眞經。莊子之書曰南華眞經。皆祖老氏之說。其經名乃徽廟褒詔所稱。老子注甚多。漢有河上公。魏有王弼。唐有葉法善。宋有蘇子由。王雱。近世無錫尤氏老子音訓。謂古本王亦大。爲人亦極有理。子華子之書。靈樞經內有一段引用其說。

文子有默希子注。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與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關尹子有陳抱一注。列子有張湛注。莊子有郭象注。成玄英注。近有林屠齋老列莊三子口義。列子引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愚謂此語出黃帝書。老子所云亦出黃帝書也。莊子之書本於列子。蓋發明列子之說者也。

黃帝陰符經。黃帝素問。邵康節以爲戰國時書。託黃帝之名而爲之也。愚爲金碧龍虎經。黃庭經。恐是魏晉間文章。蓋托老氏之名而爲之也。陰符經有李荃注。驪山老姥注。張果注。連高脚注。金陵唐淳李雲峯注。儲華谷注。朱晦菴亦有注。晦菴曰。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爲。是他著意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便行於世。向以語呂伯恭。亦以爲然。一如麻衣易只是戴氏做自解。文字亦可認。

龍虎經有王道注。黃桐注。太虛子注。朱晦菴曰。龍虎經乃檃括參同契而爲之耳。蓋因參同契有古記題龍虎之說。遂撰此書。如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此言九六二用。行于六畫而無定位。龍虎經乃云二用無爻位。張翼飛。虛危怪說向別處去。

參同契。乃東漢魏伯陽之書。葛洪云。伯陽作參同契假借周易爻象以論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反作陰陽注之。殊失其大旨。然則晉以前已有人注參同契矣。如虞翻注。陰長生注。惜皆不傳于世。至五代僞蜀眞一子彭曉作通眞義。以五行解三相類爲五相類。誤矣。三相類者。太易也。黃老也。爐火之事也。三者之陰陽造化。蓋相類也。參卽三也。同卽相也。契卽類也。蓋自解參同契之義也。所謂委時去害與鬼憐。委鬼魏字也。鄭煥改鬼爲仙謬矣。百一之下。遨遊人間。百一之下爲白。人乃其旁之立人。合之則伯字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幷。湯遭旱而無水。易字也。阨之厄際爲阜。合之則陽字也。此自解魏伯陽三字也。彭眞一注。有蜀本。有袁本。有濟本。有虛一子鄭煥本。有汪剛刻置越州蓬萊閣下本。

參同契自彭眞一注後。有張隨注。李抱素注。頗簡略。陳抱一注。儲華谷注。多有發明。朱晦菴常托崆峒道士鄒訴之名爲注。鄒卽朱。鄒本春秋邾子之國也。又作考異。

陶隱居眞誥所述。多有仙女下降之詩。識者之所不取。蓋隱居自爲之辭耳。朱晦菴曰。眞誥末。後道授篇。皆是竊佛氏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而已。

唐有吳眞節玄綱論。司馬子微坐忘論。王昌遇易玄子詩。韓逍遙內指通玄篇。

司馬子微序天隱子云。要妙在乎與天地眞氣冥契同運。又云。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此是至妙之術。儻三百六十日內。運自己之氣。適合天地之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淸和。異於常時。況久久留之。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

化書乃譚峭所作。峭字景升。攜其書來求齊丘序。齊丘殺景升。遂竊其書。自名之。

入藥鏡。乃白鶴山崖帶範所作。呂洞賓詩云。因看崔公入藥鏡。令人心地轉分明。夏雲峯。儲華谷。蕭了眞。皆有注。予觀其書云。天應星。地應潮。不過謂上下往來爾。若泥其說。則斗杓每月移一辰。月月不同。海潮每日兩至。日日相侶。二者安得俱應耶。又謂所謂窮戊己。或謬爲窮戊癸者。遂以癸爲天癸。亦猶悟眞篇纔見芽生須急採。或以芽生爲癸生。是皆學三峯之術者。妄亂改之以證其邪說云耳。儲華谷戊癸化火之說。李玉溪坤癸之論。蓋欲反邪歸正。而強爲之辭耳。

五代時。有鍾離寂道指玄三十九章。呂洞賓詩。施肩吾靜中吟。三住銘。西山會眞記。鍾呂傳道集。

宋有陳希夷指玄篇八十一詩。劉海蟾還金篇。亦十四詩。陳朝元玉芝詩。楊虛純粹論。劉希鶴朗然子詩。寧玄子詩。張鴻濛還元篇。玉鼎悟解篇。張平叔悟眞篇。薛道復命篇。劉高尙法語。劉虛谷還丹篇。陳默崇正篇。李長元混元篇諸書。惟悟眞復命有注。

張君房集道藏之書。爲雲笈七籤。多雜以符咒行持因果報應之說。曾至游子曾愷作道樞舉諸仙丹詩歌訣。如海蟾之還金。朝元之玉芝皆在焉。

劉向列仙傳。葛洪神仙傳。沈汾續仙傳。曾至游集仙傳。易如剛仙傳拾遺。陳葆光三洞神仙錄。他如洞仙傳。神仙感遇傳。其說雖雜。然古今諸仙之名。皆載於編。

丹家詩詞歌訣。如元陽子大道歌。曾先生靈源歌。張虛靜大道歌。高象先破迷歌。吳眞節學仙歌。玉鼎破迷歌。□處證道歌。劉高尙敲爻歌。金華子注洞微子詩。又有托古人之名爲之者。如陰君還丹歌。三茅君大道歌。葛仙翁流珠歌。許旌陽醉思仙歌。呂公玄牝歌。多有說得分曉處。劉虛谷易傳。不過借易以文其說耳。非知易者也。是故朱晦菴深詆之。

陳谷神了然論。詹天錫大易內解。王虛白三教貫一論。楊蓬數三五歸一說。其說雖繁。儘有可觀。

白玉蟾有武夷集。上淸集。玉隆集。海瓊集。金關玉鑰集。又有留子元問道集。彭鶴林問道篇。皆門弟子所編。羣仙珠玉集。載張紫陽金丹四百字。石杏林還源篇。其文辭格調與玉蟾所作無異。蓋玉蟾托張石之名爲之耳。陳泥丸翠虛篇。亦是玉蟾所作。其首篇數首詩。皆元陽子詩。其後紫庭經。羅浮吟。歸一論。與武夷等集。如出一手。

玉蟾謝陳泥丸書。謝張紫陽書。無非張皇其說。然所謂靑山暮雲。碧潭夜月。芭蕉春風之機。梧桐秋雨之祕。以論升降浮沉。極盡形容之妙。彼所以宛轉爲之假托者。蓋欲深取信於當時學者故爾。

玉蟾傳彭鶴林。彭傳蕭了眞。蕭有金丹大成集。發明玉蟾之說。所謂七七元來四十八。此是玄玄眞口訣者。還源篇則曰。老汞三斤白。眞鉛一點紅。四百字則曰。老汞三斤白。眞鉛一點黑。蓋四十八卽三斤汞。其

一卽眞鉛也。一斤十六兩。卽二八也。二八卽金半斤。水半斤也。卽悟眞篇所謂藥物一斤須二八。調停火候託陰陽也。了眞有一圖。以重坎居子。重離居午。坎一變爲節居丑。再變爲屯居寅。離一變爲旅居未。再變爲鼎居申。三變爲未濟居酉。四變爲蒙居戌。是爲朝屯暮蒙。屯下震上坎。蒙下坎上艮。震動也。艮止也。應動靜在朝在暮之說。又有廖蟾輝作三乘內篇。沈白蟾作金丹篇。皆玉蟾之徒也。

許知微先天正宗修眞祕訣。用十二時之交處候。自序云。淳熙間。得漢州彭夢蘧所傳。其後有蕭觀復丹序。寶鑑內象丹旨。與知微所傳同。

菴塗南子。不著姓氏。有達源篇。嘉熙己亥。壽春魏顯著其書。廬山素陽子陳關有正道篇。淳祐二年。漢東孟珙。廬陵劉元綱。皆爲作序。

永嘉周無所金丹直指。寶祐甲寅蜀人楊子政跋。

梅時雜言。文之以濂洛之說。儘有妙理。

張用常眞如至命篇。慶元戊午。回陽子趙彥最刊板。

毘陵霍上谷丹訣有一字玄機參問七月無錫尤木石序其書。上谷之子巨川。又作金丹口訣直指。極論天上有戊己之時。與人身戊己相符。蓋謂坎戊離己也。在天爲日月相望之辰。在人身爲呼吸相含育也。

吾鄉糜知府諱臯。號隱齋。官至奉直大夫。有洞陽子明眞篇。寶祐丁巳刊板于家。

雲間有蟾谷子王奎貫靈篇。華谷子儲泳解陰符經。參同。藥鏡。悟眞四書。又作會三集。松江有刊板。

括蒼道士馮守經有正道篇不曾刊板與王頤菴俱受道於曹默菴
宜春李簡易號玉溪子有心印經解悟眞指要羲皇作用等書又有規十圖付長沙彭石頗簡明並刊于湖南近者江西有翻刊本又有彭石蜜語幷跏趺大坐調元氣歌及注解極分曉末句云記此卽便付丙丁乃下手眞口訣也當時彭得之不忍焚遂流落于江湖間得此書者雖不咨問可也
大德戊戌有道友自湘潭來以趙古蟾性命混沌書示予觀其注雖雜以禪語亦自明白
大德庚子夏壺隱示以金丹又玄篇云是梁九陽所作觀其自序云得之王山賓天台山賓王可道號眞常子與夏雲峯陳了空郁蘆菴相倡和山賓有衆妙義集至元辛巳文如心太傅攜此書示余係是寫本
永嘉夏元鼎號雲峯註陰符藥鏡悟眞三書眞西山爲序
瀘川郁蘆菴刊修眞四書於羊角洞天其一韓逍遙內有通玄訣其二陳了空復一篇其三王呆徹舉一篇其四蔣丹房得一篇咸淳庚午蜀人何逢吉序
維揚陳字道號抱一子有立命篇紹定庚寅白玉蟾跋又注關尹子參同契董矩堂丞相題跋于後
三谷子丘山有金丹百問序云乾道初受道於金華老人
委羽子指眞篇自序云紹定庚寅年作不著姓氏其徒有澄眞篇亦不著姓氏
金眞教王重陽金眞集馬丹陽微語集金玉集譚長眞水雲集劉長生仙樂集丘長春蟠溪集鳴道集王玉陽靈光集郝廣寧太古集北方有刊本總名七眞要訓燕山道路邇多刊丹書大德己亥攜丁靈陽文

集惠予。又以馬丹陽語錄求予序。遂爲序其篇端。

或曰。霍上谷玉蟾谷儲華谷靡洞陽。皆知而不爲者也。雖有書存。乃空言耳。予曰不然。豈不聞列子之說乎。列子云。昔人有言不死之道者。燕居使人受之。而不捷。言者死。燕居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人諫曰。人所憂者莫急於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之。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雖能行而無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豈不能言生術哉。朱晦菴謂季通曰。陰君丹訣。見廉溪有詩及之。當是此書行此而壽考者。乃吃猪肉而飽者。吾人所知。蓋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耶。愚四十年前。注參同契時。見呂四行八段錦術。詫其老健。每竊笑之。逮今思之。參同契之學。實屠龍術。不如四平之宰猪也。知而不爲。乃晦菴所謂坐談龍肉者爾。然學是學者。非屏妻子不可爲也。我輩讀聖人書。況有父母存。詎敢違天而爲偸生之計哉。然於此嘗夜坐而試之矣。蓋亦略知龍肉之味者也。豈不愈於坐談而不知味者乎。愚少也多病。羸不勝衣。所以苟延殘喘而至今未死。亦參同契之力也。

予自德祐後。文場擾攘。地無所用心。但閉戶靜坐。以琴自娛。讀易讀內外二丹書。遂成四癖。琴之癖欲以六律正五音。問諸琴師。皆無荅。後得紫陽琴書。南溪琴統。奧音玉譜。始知旋宮之法。乃作周南召南詩譜。及

鹿鳴。皇華等詩弦歌之離騷九歌。蘭亭。詩序。歸去來辭。醉翁亭記。赤壁賦。皆有譜琴之癖。遂已易之癖集諸儒之說爲卷一百二十。名曰大易會要。以程朱二公爲主。諸說之善爲輔。又益以平昔所聞於師友者爲周易集說四十卷。易之癖遂已。內丹則集漢唐以來丹詩歌訣一百卷。名曰通玄廣見集。至元癸未。遇異人授以先天之極玄。及撰參同契。發揮悟眞衍義等書。其癖亦已。外丹則硃砒汞不知幾成煙焰。一夕猛省參同契金以沙爲主。併和以水銀之說。世惟有金丹。無銀丹也。遂碎其爐皂鉗鑰之屬。此癖乃不復作。嘗撰爐火監戒錄。今姑舉其略。

周世宗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摶。問以黃白術。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乃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眞宗景德年間。朝謁山陵。因詔異人。左右以賀蘭歸眞聞。乃詔對問曰。知卿有點化術。可以言之。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術。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以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王捷。汀洲沙人。賈販往來江淮間。遇異人得燒金術。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捷亟欲獻於上。爲有司所欲。從時徉狂。遂以此獲罪。黥竄嶺外。未幾逋匿京師。詣登聞院。自稱樞密承旨謝從權嘗爲嶺南官。知其術。爲奏得脫軍籍。內臣劉承規以其名聞於上。召見。與語。悅之。特受許州參軍。改名中正。留止京師。前後貢金累巨萬。官至右神武大將軍唐州團練使。有老煆工畢升。曾在禁中爲捷煆金。具升曰。其法爲爐皂。使人隔牆鼓鑰。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以鐵爲之。百餘兩爲一餅。每餅輻解鑿爲八片。謂鴉嘴金

是也。上令倘方鑄爲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各一枚。餘悉藏玉清昭應宮。牌以賜天下州府軍監各一。天慶觀金寶牌。卽其金所鑄也。每用蛇崗製練雄黃。所殺蛇蓋不少矣。後因治第掘土。見一巨蛇。首大如栲栳。驚悸得疾。卒年五十五。其妻施氏。封吳郡夫人。諸子皆授殿直。捷初得神術。不以勢利輒告於人。及得祿。賜與所化黃金。惟施貧奉道釋而已。朝廷舉大禮。又營繕。皆以黃金爲獻。以助經費。國史王中正傳。太史魯翼所撰也。名臣碑傳琬琰集云。咸平年間。捷至南康軍。遇異人。自言姓趙。久之。又見於茅山。命求鉛汞。教以作金法。廣陵志云。捷於維揚遇道士。相攜至五通廟。指示靈草。傳以合和密訣。大中祥符間。嘗撰文報謝。廟中舊有祝文石刻。兵火不存。至今尙有燒金草存焉。

張文定公詠。字復之。號乖崖。在蜀有術士上謁。言能煆汞爲白金。公卽市百兩俾煆。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公立命工煆爲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公用。爐送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與南郡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謂公曰。某遇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幷藥贈之。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封。後其子來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來登第。乃以所封藥幷其術還之。

胡文恭公瀚。字武平。少善一浮屠。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爲黃金。子其葬我。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祕術非所欲也。浮屠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

樞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遇異人。得伏火丹砂法。以金汞等分。結成砂子。裹以伏火丹砂。煆

之。成紫磨金。未嘗對人言。亦未嘗輒用一錢。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煆法。世惟語韓魏公矣。非韓魏公德業之厚。於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自當有授汝者。然素知我有此法。必有妄求之費。因語數法不可成寶者。又語因觀數人豫此致禍者。戒之戒之。有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爲僧。居京師定曆院。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病瘵。國醫不能療。居視之曰。應須我神丹。乃取刀圭與服而愈。子宣大驚。吏白之。幸獲居四郎之丹。奪命鬼手。子宣使人邀居不能至也。使門下之人寂轉啖其僧。資給甚備。僧一日謁丞相。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送僧降階。僧退揖爲馬臺蹶到。應時折足。輿歸數日。遂卒。

尹和靖先生焞。字彥明。語門人祈寬云。伊川因遠行。晚憩一古寺。設臥具於佛座前。未寢。聞若鼠嚙聲。熟視之。果有鼠在佛腹小竅中。銜一文字。欲出復入。伊川起視之。則見佛腹竅中有文字一卷。取而讀之。乃丹方。而其首曰不換世間術。伊川過目。悉能了其意。遂錄一本。仍以原紙納竅中。後因郊居。嘗煆此丹。其法火養四十九日乃成。煆近三十日。遇夜。則四野來問之宅中不遺火。某等皆見火發。如此數四。恐驚衆。遂取出焚。試以粟粒置銀盂中。凡丹到處。皆成黃金。崇寧間盂尚在。其金如線圈轉數匝。皆丹著處也。其丹半成者。封裹於衣箱中。以其近怪。故終不以告人。某嘗乘間問伊川。伊川曰。此外丹也。若人內丹成。服之可以長年。點化五金不足道也。某曰。胡不服之。伊川曰。這箇肚皮裏便着此物。晚年許傳此方與一道士。未傳而伊川卒。後月餘。道士至。則無及矣。

蘇子由龍川略志云。吾兄子瞻嘗從事扶風。開元寺多古畫。而子瞻好畫。往往疋馬入寺。循壁終日。有老

僧出揖之曰小院近在此能一相訪否子瞻欣然從之僧曰貧道好藥術有一方能以硃砂化淡金爲精金老當傳人而患無可傳者知公可傳故欲一見子瞻曰吾不好此術雖得之將不能爲僧曰此方知而不可爲公若不爲正當傳爾是時陳希亮少卿守扶風平生溺於黃白嘗於此僧求方而僧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貧道非不悅陳卿以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昔嘗以方授人矣有爲之即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輕以授人即出一卷書曰此中多名方其一即化金方公必不肯輕作但勿輕以授人如陳卿愼勿傳也子瞻許諾歸視其方每淡金一兩視其分數不足一分試以丹砂一錢益之雜諸藥入乾鍋中煆之鎔即傾出金砂俱不耗但其色淺深斑斑相雜當再烹之色勻乃止後偶見陳卿語及此僧遽應之曰近得其方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輕傳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而與之陳視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愼爲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坐受鄰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陳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卿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嘗爲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不妄也後十餘年謫居筠州有蜀僧議介者師事克文禪師文之所至輒與修造所費不貲而不知錢所來又祕其術不以告人介與省聰禪師善密與聰道其方大類扶風開元僧所傳然介未嘗以一錢自利故能保其術而無恙

又云予治平末沂陝還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持陰眞君丹訣石本示余余因問以燒丹事對曰內丹

未成。內無以主之。則服外丹者多死。嘗積枯草敝絮。而置火於其下。無不焚者。後十餘歲。官於南京張公安道家。有道人爲養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期年乃成。公告予曰。藥成可服也。余謂公何以知藥成也。公曰。抱朴子曰。藥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眞成也。今吾藥如此。以是知其成矣。予爲公道仙都所聞。謂公曰。吾自知內丹成。則此藥可服。若猶未也。姑俟之若何。公笑曰。我姑俟之耶。

東坡先生年二十有六。初仕岐下。有異僧強授之以化金方。既得其術。自是緘封之。後以授潁濱先生。潁濱亦藏之。逮居武昌。有親故知之。因扣其術。潁濱曰。自先兄見授。祕之有年矣。暇日當求之巾笥間。久之呼求者至。出書示之。東坡岐下緘之宛然。潁濱乃啓封。披其書曰。此其是乎。求者欣然曰。是矣。潁濱卽焚於爐中。語求者曰。貧可忍也。此寧可爲乎。求者愧赧。若無所容。倉皇狼狽而去。

姑蘇查先生得煆硝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交。而法不傳。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硝作盂。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有周旋過而問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曰。此伏硝所成。當取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至汞死。僧更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僧取盂授查。則碎盂別鎔。門臨大河。俟硝成汁。卽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乃懊恨而歸。

方子明道人。寓瑞州壽聖寺。蘇欒城贈以詩云。水銀成銀利十倍。丹砂爲金世無對。此人斬術不肯傳。闔戶泥爐畏天戒。

子由嘗謂黃白術。先治一室甚密。中置火爐。將舉火。見一大猫據爐而溺。須臾不見。子由謂神仙之術。天使濟貧乏。待其人然後傳。予非其人。遂不敢講。

張義方合還丹。數年未就。遇疾將卒。恨不成九轉之功。命子弟發丹竈。竈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餅餌一粒。瘖痾而卒。

東坡詩云。暮年眼力嗟尤在。多病顚毛切未華。故作明牕書小字。更開幽室養丹砂。黃魯直注云。按先生與王定國書云。近有惠丹砂少許。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養火。觀其變化。聊以悅神度日。又詩云。曹南劉夫子。名與子政齊。家有鴻寶書。不鑄全褭蹄。促席問道安。遂蒙分刀圭。不忍獨不死。尺書肯見稊。趙次翁注云。劉夫子豈劉宜翁乎。先生在惠州。有書與宜翁云。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梨棗者。望不惜分惠。其書具在毘陵後集。趙堯卿注云。劉安世待制。字器之。曹南人。得養生煉丹術。公嘗師之。

壽州八公山側土中。及溪澗門往往得小金餅。世傳淮南王藥金。有印子篆文。謂印子金也。襄陽之間。春陵白水地發土多得金麟趾褭蹄金。如乾柿。謂之柿子金。小說謂麟趾褭蹄。乃婁敬所謂藥金也。方家謂婁金和藥最良。漢書注亦云。異于他金。東坡有物類相感志。草部有煮礪煮雌等草。熬客多用之。然不得其煮煉之法耳。

予嘗閱華嚴經第七十八卷。有藥汁名訶宅迦。人或得之。以其一兩變十兩銅。番成眞金。有一僧舉此致語予。語之曰。問作華嚴經者則知之。僧笑而去。予嘗以膽礬少許擦刀頭。皆金也。意者訶宅迦其膽礬之

謂乎。至大辛亥。鑄錢時。予在饒州。曾見一膽水化鐵成銅。但饒州之膽銅坑所出故成銅。蒲州之膽出金坑。必能化銅鐵成金。華嚴所謂訶宅迦。今人不識之耳。佛語必不妄也。瓦石沙土皆可變金乎。春渚記聞。夢溪筆談。述異志。涉世錄。皆有瓦石沙土金。生薑非變金之物。投轄錄有生薑金。蕨菜非變金之物。清異志有蕨葉金。不特此也。尚書故實有竹葉金。暌車志有江茶金。甚而江淮異人錄有握雪金。宣室志有溺金。述異志有唾銀。果皆有之乎。曰幻也。何謂幻。詭怪妄誕也。

祕閣閒談。有所謂鐵釘銀。神仙感遇傳。有所謂生鐵銀。茅亭客談。有所謂銅錢銀。崑山集類。有所謂鉛銀。邵康節詩云。鉛錫點金終屬假。愚謂鉛錫與銅鐵五金之同類。固雖是假。然其變化。理或然也。若瓦石沙土。則恐不能。至於薑蕨竹葉江茶。不能變化。則無是理矣。夫薑蕨之類。尚有質。雪與唾溺。是何物也。可謂妄誕之甚矣。

清源莊念祖方外志云。西蜀估人孫生者。販水銀于長安。擔夫足跌于棧閣。偶觸山石。破其銚。遽挽路傍草塞之。晚抵客舍。視之。則銚中水銀皆凝結矣。孫生知其爲靈草所規制。欲多取之。促其僕夫飯。鞭驢由舊路而去。暮登閣道。驢驚失足。墜于嘉陵江中。

韓清老農何遠。春渚記聞。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于潛山中。見一蛇腹脹。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脹消而去。客念此草。必消腫毒之藥。就取置篋。夜宿旅邸。鄰房有呻吟者。客訊之。云正爲腹脹所苦。卽取草煎湯飲之。少頃。不復聞聲。至曉。但聞滴水響。呼不應。卽起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

急挈裘而逃。客邸主人及明。潔釜。將炊飯。則釜通體成金矣。乃密瘞其骸。既久。經赦。客方至旅舍。乃與主人共語其事。

郭雲翼江湖紀聞。嘉泰年間。吉州禾山寺僧。見一蛇擊傷。惟頭尾略有動。復見一蛇。旋繞數匝而去。未幾。復見去蛇銜野草覆其傷處。不踰時。二蛇引領同去。既而寺有行童登樹折足。僧取此草覆之。并煎湯洗濯。令寢靜室。旦視。惟有枯骨存。肉則剝爛無餘。煎草之釜。則金釜也。僧知此草可以化鐵成金。遂祕其說。里人昭州守張某聞之。厚禮遺僧。欲知此草。僧不言。昭州遂令行童父母訟于官。繫僧于獄。令人語僧曰。若不言此草。終無出期。僧終不肯言。遂死于獄。昭州雖慘刻。僧亦愚甚耳。

張華博物志云。劉德治淮南王獄。得枕中鴻寶苑祕書。及子向咸共奇之。信黃白之術可成。卒無驗。乃以此罹罪。

太平廣記云。隋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丹。而成弼者。給侍左右。十餘歲後。以家艱辭去。道者云。子從我久。今復有憂。吾無以贈子。遺子丹十粒。一粒化一斤銅成金。足以辦喪事。弼還如言。化金辦葬訖。復入山。更求丹。道者不與。弼持刀刼之。不得。乃斷道者手。又不得。乃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乃斷其頭。及解右肘後有赤囊。開之。乃丹也。弼得丹多變黃金。爲人所告有姦。弼自別能成黃金。唐太宗聞之。召令造金。太宗悅。授以五品官。造金數萬觔。而丹盡藝窮請去。太宗令列其方。當任去。弼訴之帝。謂其詐。挾之以兵。弼尤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刖其足。弼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

江夏黃休復茅亭客話云。僞蜀成都。有柳條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肆。柳條病經歲。有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勤奉。道士乃留丹數粒。云以酬酒價。柳條依教服之。充盛如初。有漢金堂縣王道賓。爲太廟吏。知其事。遂懇柳條求餘藥。以鐵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成金。因以丹與金呈蜀王。問其眞一作法。對曰。有草生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無成。知其得丹于柳條。遂誅之。

劉長官名蟾。結茅青城山中。或云其有黃白法。一夕有三人攜酒果投宿。語及爐火。語笑方酣。客曰。知長者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祈之不已。作色曰。今夜須傳長官曰。適慕君子同道。乃相逼如此。三人攘臂瞋目眄之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法。必加害于君。乃探出白及脅之。長官與妻惶懼。遂授以法。幷與殘藥。三人拱揖而去。按官昧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居與李諶處士。

法空無相師。嘗川沈待制之季也。嘗于焦山僧法全語及點化。全云。我有一術。點銅爲金。乃于袋中抄數錢匕令空烹之。通夕不成汁。空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也。豈知實銅也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眞金也。空一作因日加延款。具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實無益于人也。請言其自。我年二十無家。與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皂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所學。遊方未遠。今當散行。以十年爲期。卻以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日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卽留二浙。至期出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三茅法差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于成都藥市。遇一異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

我未試也。因取同煎。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則當一作增再煎。及出。則眞金也。相與謀曰。京師蠻家金肆。天下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眞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即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金以爲別。即市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意銅汁濺發。火延于屋。三人俱醉。一人醉甚不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死。我獨微醒。徑破煙焰。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即投汴水。順流而下。度過國門。始登岸。方在水中。悔過祈天。誓爲僧。乃不復再作。或遇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敢毫髮已用。況敢傳人乎。空聆其說。遂不敢逼。一旦不告而去。不知所在焉。

韓子蒼待制。言靑城一道士。俾小廝買酒待檀越。小廝中道登東所。將鐵瓶掛于樹間。瓶重木弱。爲風所搖。木葉楷磨。所著處皆金色。自是識化金之木。走四方。未始乏絕。寓滑州天慶觀。以老病不出。幾十年。欲傳其術與人。而未有可付者。陰視觀前一老人賣米爲業。不問荒歉。每年求息一文。以其爲行有常。或可以傳。一日招至酒肆。密告以欲傳之意。老人曰。某能是久矣。道士曰。明日過我。共試之。詰旦。老者至。因扃戶而共煅藥。鄰房道士侶有所聞。乃穴壁視之。見二人各以火煅藥。傾注于地。則赤金爛然。遞相把玩稱歎。乃推壁而入。二人倉皇收拾不及。因喧呶爭奪。卒壓死二人。而衆士因是而皆坐獄。

何遠云。丹皐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于談訪者十蓋七八。然不知皆仙藥丹頭也。自三茅君以丹陽歲歉。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銅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以煅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茅。如漢之王陽婁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不可謂世無其法。但得之者。龜毛兎角。

而爲之致禍者。十居八九。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其訣。知而不爲者也。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貫鉅萬。而了無一遇者也。

夏侯嘉正爲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

紹興間。淮堧有一道人求乞。手持一鐵牛。高呼鐵牛道人。在浮光數月。忽一日入富家典庫乞錢。主人問鐵牛究竟對曰。能糞瓜子金。主人欲以資財易之。道人堅不肯。後議止賃一宿。令置密室。來早開視。果糞瓜子金數星。道人至。取鐵牛去。主人妄想心熾。尋訪道人。欲買此牛。道人不從。百色宛轉。方允。議以日得金計之。償以一歲金價。在家數日。糞金如前。自後更不糞。視牛尾後。有一竅。無他異。忽家中一婢暴疾。召其夫贖去。迹其所之。乃道人預買此婦人。密持其金在其家。前後糞金。皆此婦人潛置之。候計成而取去。繼尋之。已逃矣。出趙灌園就日錄。

破布衣裳破布裙。逢人更說會燒銀。君還果有燒銀術。何不燒銀自養身。徐卿涉世錄載此語。戒其季子云。世之癡者。爲熱客所誤。汝等切宜戒之。

小語川潁

陳叔方撰

本館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潁川語小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潁川語小二卷。宋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錄。其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惟題爲陳叔方撰。而不著時代。書中稱呂祖謙爲呂成公。考宋史列傳。祖謙卒未得謚。至理宗時始追爵開封伯。賜謚曰成。則是書在理宗以後矣。周密癸辛雜識載有叔方二事。稱其字曰節齋。宋無名氏詩家鼎臠載有節齋陳昉叔方宮詞一首。在趙葵之後。王邁之前。宋詩紀事亦稱陳昉字叔方。號節齋。温州平陽人。以父蔭入官。累除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卒謚清惠。此一陳叔方也。又倪瓚清閟閣集有與陳叔方書二首。鄭元祐僑吳集有元故愼獨處士陳君墓誌銘一首。稱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其名曰植。爲宋遺民寧極先生陳深之子。此又一陳叔方也。是書無一字及元事。其宋之陳昉所撰歟。其考究典籍異同。朝廷掌故。酷似洪邁容齋隨筆。其論文多辨別經史句法。又頗似陳騤文則。其中疏舛之處。如謂履端爲閏月之名。則未考左傳疏及史記注。謂叵羅不知何器。則未考北史祖珽傳及李白、岑參詩。謂只字毛詩以外。別無所出。則未考楚祠大招。謂銳尾訛爲獺尾。由黃幡綽。則未考王建詩及王得臣麈史。謂林逋詩郭索鉤輈用本草語。則未考揚子法言及李羣玉詩。較之王觀國學林、王應麟困學紀聞。皆爲少遜。然大致考據詳核。如辨女媧補天非鍊石。則取張湛之說。辨同姓不必同氏。則從許愼之論。以及名稱字義沿訛習謬而不知者。皆一一訂正。尤足以砭流俗之非。較之誌俳諧。

述神怪者。有益多矣。裒而錄之。亦考證家之所取裁也。叔方舊本。卷帙無徵。今卽永樂大典所存者。略以類從。編爲二卷。

潁川語小卷上

宋陳叔方撰

古文孝經。罕有也字。今人所讀。乃明皇本。用也字頗多。漢書賈誼鵩賦。罕有兮字。史記本則多有之。楚狂接輿歌。史記作往者不可諫兮來者猶可追也。比論語多二字。宛是楚辭句法。莊子所載。亦有也字。無兮字。漢石經本同。

古文孝經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司馬温公指解。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與此章何以異。唐明皇時。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案其文。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必非宣尼正說。二者之論不同。愚謂賤百姓。輕徒役。乃後世庸暴之君耳。古人未嘗不以民爲貴。以徒役爲重事。妻子臣妾雖下於我。而其理有不可忽者存。如待百姓徒役。得其心則順。失其心則違。茲顧可不謹耶。

諸經皆有緯。尚矣。先儒謂讖緯起漢哀、平間。然曹褒、何休、鄭康成、樊英之徒。好之甚篤。康成之解經。褒之定禮。皆引以爲據。今日至有不識其名者。況復傳誦。且如易之緯有六種。曰稽覽圖。曰乾鑿度。曰坤靈圖。曰通卦驗。曰是類謀。曰辨終備。隋志所載乃有八卷。鄭氏注今傳於世者。稽覽圖二卷。是類謀一卷。辨終備一卷。坤靈圖一卷。通卦驗二卷。又有乾元序制記一卷。却無乾鑿度。當俟識者。諸書引孔子之語。亦多

見於緯文。

文有以一字自爲經緯者。如詩序所美非美然。論語。其然、豈其然乎。句法最嚴潔。亦有一字自經緯於數句之間者。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又云。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又。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是也。道可道。非常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語亦近是。有以兩字自爲經緯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言複而成章。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則旁無一語之助。而經緯井然。又有以句之上下兩字聯屬者。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又云。兼三才而用之。故曰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又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又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莊子、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有以兩字錯綜而成之者。如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只用君臣二字爲經。以上下二字爲緯。似對不對。以盡其義。大抵作文之法。變化無窮。布在方策。讀而不玩其辭。則其義不能盡見。撫此數者。餘可以例通矣。

作文語法渾渾正正。怪怪奇奇。前輩評之詳矣。洪文敏公聚經子諸史句。目曰法語、精語者。採摭尤密。却未有考論文句之或長或短。標之爲後作準程者。因撫諸書之語。敍其大略於後。凡句之短者二字三字爲奇。其長有引而至於十五六字至二十字者亦爲奇。讀之不覺其長。而損其一字則不成句不可讀。此

古人至妙之法。如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之類。恐洪氏諸語未必盡收。且如二字三字之嚴者。曰敷賁、肇禋、才難。是也。曰天行健、朋盍簪、弔由靈、胥鼓南、乘乘黃。是也。其稍寬者。曰弗弔何、居無違。是也。曰揚之水、怨有同、利艱貞、美反正、從夏南、莫春者、身中清。是也。潘子眞詩話。論檀弓云。進使者而問故。夫子之所以問使者。使者之所以答夫子。一進字足矣。約不失一辭。可謂至確。愚觀約而理到固難。若豐而不餘者尤難。如詩大序云。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一字不可損。檀弓云。所舉於晉國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中庸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詩晉無衣序云。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家語云。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此數語者雖長。而猶有句讀可析。未見其爲奇也。有一句而長不可去一字者。如孝經云。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內則云。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穀梁傳昭公四年云。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說苑稱子曰。魯國之以衆相凌以兵相暴之日久也。又易繫辭云。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此雖十字。而立言森密。望之使人敬畏。可謂法語。易有兩句皆長而奇甚者。曰。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論語未嘗以奇稱而語奇尤甚。如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又曰。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此亦兩句俱長之法。在史記多有之。呂不韋傳云。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豫讓傳云。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也。魯仲連傳云。吾始以

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韓文公深達此意。其文雅、尙奇崛。至上宰相第三書。頗用長句。如曰。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又曰。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又曰。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又曰。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又曰。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此篇布置宏闊。如長江大河。非此句法。則不相稱。韓之所以爲奇也。又有兩長句而語合者。如前所謂辟人之士。辟世之士。爲賢公子。非賢公子。僅一二不同。此其句法。尤不易得。孟子乃有數句皆長而語復合者。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繼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雖然。以論語較之。則又有大不侔者。如云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譬猶一串白玉數珠。顆顆圓淨。連連而不雜。語法之清空精到。（案此下當有脫文。）

女媧氏。古之女主也。傳言女媧補天。蓋補天道之闕。猶仲山甫補袞職之闕爾。傳云。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鼇足以立四極。舉世然之。仲山甫之補袞。果補袞衣哉。陰之佐陽。柔之承剛。女之助男。此正補天立極之義也。（原註。女媧。古天子。風姓。出列子注。）

史家罕載簡牘之語。趙壹傳。有皇甫規與壹書。其略曰。蹉跌不面。企德懷風。虛心委質。爲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又云。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

竟趾。壹報曰。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又云。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其往復辭語。稍近於今。亦可見東漢時簡牘體製也。

史書非出一手。故其間多異同。亦有一事而重見者。如武后問狄仁傑薦宰相語。仁傑傳所載已詳。張柬之傳中復有之。漢書則不然。每云語見某傳。似不重複矣。至於酈食其見漢高祖輟洗事。既載之高祖紀。又載之食其傳。果何謂也。

揚子雲。後於太史公者也。史記相如傳乃引揚雄語。此後人續之。非遷筆明矣。韓昌黎作毛穎傳。謂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蓋謂秦始皇時也。又曰。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浮圖之書。秦時未至中國。不知何所考而云。

阯蹕之地。目爲天府。蓋尊君也。嘗考周禮。春官有天府之職。云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莊子齊物篇。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謂之天府。荀子大略篇。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史記蘇秦傳。乃以燕爲天府。姑摭數處。惟周禮之說。爲尊且美耳。

劍曰南劍。雄曰南雄。河曰西河。蓋郡有同名。以方別之。溫爲永嘉郡。俚俗因西有嘉州。或稱永嘉爲東嘉。然圖志曰永嘉譜。曰永寧編。及前輩題識處。未嘗用東字。爲傳記無有也。近時綸誥中或用東嘉二字。殆未詳考云。

尙書左右司。謂之都司。都司官不重戴者有罰。所以嚴其人也。都曹乃刑部都官。古之司隸校尉。今稱都司爲都曹。非也。攷證。案通典。刑部都官郎中一人。下云。漢司隸校尉屬官有都官從事。掌中都官不法事。是郎官乃司隸校尉之屬官。非卽司隸也。疑原本或脫屬官二字。檢正諸房文字。乃中書門下省。非尙書省。謂檢正爲都司之長。誤矣。攷證。案宋史職官志。中書省檢正官。五房各一。掌糾正省務。至門下省不聞有檢正也。惟建炎中。詔減尙書省左右司郎官二員。置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二員。次年復舊。是中書門下檢正官。第一時之制。不可援以爲例。此似未核。詞翰引用處。當審其是。本朝奏事時。雖官者亦須遠避。而杜詩云。朱衣只在殿中間。不知所指朱衣爲何官。今考朱衣者。乃臺省引班之小吏耳。攷證。案杜詩朱衣當指侍臣之賜緋者。此以宋制朱衣吏言之。所說殊誤。不知朱衣導引之吏。無由得至殿上也。朱衣引馬黃金帶。蓋詠宰相之貴也。今宰相出乘馬時。二人朱衣而前趨者爲朱衣。一人紫衣而騎導者爲引馬。皆直省官也。唐宰相早朝。列炬甚盛。今馬前惟秉燭一枝。所謂煌煌火城安在哉。

亞飯、三飯、四飯。皆飯而作樂。王燕飯食。皆令奏鐘鼓。孔氏曰。三飯謂朝、夕、日中。此大夫之禮也。今省部曰帖。皆公移也。惟帖俗以子稱。攷證。案沈括夢溪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嘗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帖子也。據此則帖子之名。自唐已然。此未詳攷。文昌雜錄。上司尋常追呼下司吏屬。只以片紙書所呼叫。因依差走吏勾集。

姓氏之學。散漫久矣。世鮮習者。往往自幼至老。竟莫知其身從何來。且以陳姓言之。左傳稱爲神明之後。蓋自舜也。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如舜生跳墟。以姚爲姓。封於虞。卽號有虞氏。其子孫更不得賜姓。卽以虞爲氏。舜之後封於陳。則是陳與虞同姓而異氏。可以類推。史記稱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者。是也。許氏云。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

孫之所自出也。故世本支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此論最爲明白。然觀史記之語。則有未喻者。其敍老子曰。姓李氏。注謂李氏女所生。因母姓。則姓氏亦有出於母者何也。禹之母吞薏苡而生禹。因姓姒。契之母吞乙子而生契。因姓子。則又詭異之甚者。要是衆仲及許愼之語、柳芳之論爲可信。餘不必惑。大觀中。永嘉仰孝子忻。有富族求婚。忻辭之。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通婚姻。正緣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特行之。其知本之君子歟。原註。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乃稱鄒訴。多不曉其義。蓋以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氤氳訴合。訴。卽熹也。司馬溫公在洛。一日著深衣散步洛水堤上。過邵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既見乃溫公也。康節問其故。公笑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也。二公學問無所不通。蓋詩所謂善戲云。

古者名與字皆可相呼於朋友間。如曾子怒子夏曰。商。汝何無罪。是也。後世惟相呼以字而不相名矣。乃有以字自稱於人而不名者。昨見觀風堂帖所刊林和靖二詩。皆直書君復奉呈某人秀才。君復乃和靖字也。而書之與名不異。因攷顏籀、高儉、房喬、封倫、皆隋末唐初人。其時惟稱師古士廉玄齡德彝。而未嘗有名之者。此蓋以字行於時。故師古注漢書。直稱顏師古。玄齡注管子。亦直稱房玄齡也。但舊唐書既明言房喬字玄齡。而新唐書乃謂房玄齡字喬。又謂顏師古字籀。不知歐文忠公遂以字易其名何謂也。後之覽者。何以辨其名與字之是非耶。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字諱嫌。故以字行。徐有功本名宏敏。避孝□皇帝諱。故以字行。無可疑者。高儉傳稱。儉字士廉。閻遜傳稱。遜字立德。崔元翰傳稱。元翰名鵬。其傳中乃悉以士廉立德元翰爲稱。是竟以字作傳。而不名。何也。封德彝既以字顯。而傳獨書名。又何謂也。若郭子儀字子儀。張嘉貞字嘉貞。李嗣業字嗣業。白元光字元光。侯仲莊字仲莊。其字與名混而爲一。甚簡便矣。

俗稱爺、爹、父也。孃、媽、母也。父母爲正名。猶言天地也。爺爹孃媽。尊之愛之之聲。猶天之云高高明明。不可得而名也。凡所尊所愛而又敬之德之如父如母者。故亦以此稱之。姆者女師也。娘者少女之稱。非母也。爹本屠可切。亦陟斜切。又爸、蒲可切。簪、之邪切。皆父之稱。郎罷者、爸之訛也。爺古只作耶字。姐亦母稱。女之長者也。哥本聲也。無其義。今人以配姐字。爲兄姊之稱云。

伯父、叔父、同姓尊長之稱。爲父之兄弟也。曰伯曰叔者。長幼之序。非實指其人也。惟婦人稱其夫之兄弟。則曰伯叔。蓋不可隨夫而兄之弟之矣。而又無他名。遂因長幼之序以爲之稱焉。伯舅、叔舅、異姓尊長之稱。爲母之兄弟也。妻之父曰外舅。妻之母曰外姑。此見於爾雅。蓋婦稱夫之父母曰舅姑。則以此稱妻之父母爲甚正。俗呼丈人丈母。意亦近之。然稱他人妻之父曰丈人。則未穩。惟曰令外舅可也。若云令岳。鄙謬甚矣。趙邠卿注孟子云。禮謂妻父曰外舅。堯以女妻故謂舜甥。此甥謂壻也。左傳。楚文王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此甥謂姊妹之子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二者似可通稱。若加外字。則直爲姊妹之子矣。史記作外生。晉史亦作外生。惟三國志作外甥。其義一也。

姪、徒結切。禮。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又左傳。姪其從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是也。今謂兄弟之子爲姪。蓋取字林音義作丈乙切呼之。古史傳所未詳。自唐至本朝諸書稍見之。如狄仁傑諫武后云。姑姪與母子孰親。猶指武姓人爲姪也。此字惟可施之書問。以便人情。或有所著作。不若稱兄之子。弟之子。從子。族子之爲得也。

兄弟之子猶子也。正如孔子謂回視予猶父。予不得視猶子之義。乃視之如子也。今人便以猶子爲稱。殆不可曉。凡文字中。曰能。曰猶。曰果然。皆獸名。假借以爲義。猶卽猶豫是也。豈可單用。左傳稱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亦如二君之義。言待寵妾之過禮也。今有上僭之妾。便目爲如夫人。或呼爲側室。殊不知卿置側室。乃衆子也。卿得以立此一官也。禮稱妻將生子居側室。此又爲妻生子時所居之室。豈妾之稱哉。大抵世俗稱謂。多失其義。惟以令尊呼父。以內稱妻。尙可通。若謂閤正爲令政。令嗣爲令似。令女爲令愛。及僕妾稱盛寵盛綱之類。傳習已深。不覺其謬。亦不可得而革矣。惟立言之士。宜審其辭旨之雅馴者。用之可也。

俗稱叔父之妻。作式荏切。稱母兄弟之妻。作巨禁切。其字則從審從今而加女於左。實無文義。而舉世用之。莫明其所從來。按張太史明道雜志云。嬸者世母之聲。妗者舅母之聲。蓋二合也。如張所說。乃用梵音二合。則如廣韻二十爲廿。如拾切。俗作念之類耳。亦罔所稽據。今姑存之。集韻於嬸妗字下注。但云俗呼叔母爲嬸。舅母爲妗而已。當俟博知者辯之。

丈人蓋父行也。稱人之父曰丈者。所以父其父也。以某丈相呼者。尊之也。史記荆軻傳云。家丈人召高漸離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爲丈人。尊婦嫗爲丈人。又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博母也。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故嫌遲。是也。（攷證。案玉臺新詠載焦仲卿妻詩。作大人故嫌遲。郭茂倩樂府詩集。左克明古樂府。並同。）此作丈人。未詳何據。或宋本如是也。據此所說。其尊特甚。自唐以來。所稱猶可考。且以杜少陵詩觀之。或

高官。或文人。或貴盛有地望者。皆以丈稱。如射洪李四丈鄭十八著作丈薛十二丈南史李鄂縣丈人之類非一。其最敬仰者。韋左丞丈人。又曰河南韋尹丈人。皆韋濟也。濟嗣立子。嘗爲太原尹。文雅有政事。著先德詩四章。世服其典雅。三世居左轄。故少陵詩云。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眞。則其人可知矣。李十丈判官李曛也。曰我丈時英特。魏六丈少府魏佑也。曰鄭公四葉孫。李大夫七十丈。李勉也。曰王孫丈人行。盧五丈參謀盧琚也。又贈李十五丈祕書文蘊云。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沈八丈膳部東美云。通家惟沈氏。又云。禮同諸父長。此云者。則以親戚或通家之舊。亦行輩之長者。惟蘇州李二十五丈長史。云星拆台衡地。又曰一毛生鳳穴。乃貴家子弟耳。少陵亦以丈稱之。有所敬也。柳子厚寄許京兆孟容書。稱五丈座前。韓昌黎作扶風郡夫人盧氏墓誌云。吾父友惟韓丈人。宋朝富鄭公素以丈事范文正。一日取簿擇監司。范公以筆勾倒某人。富公呼范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此又見之書牘。見之銘墓。見之口談。皆可證也。又按王岐公撰光祿卿王師言罕墓誌銘云。罕乃岐公之叔父行也。第六。既以年德尊。又其子弟多與公卿游。故自今丞相臨川公而下。皆稱爲六丈。此最分曉。

趙盾比夏日。衰比冬日。此以人況日也。後有以月況人者。春月如美女。夏月如循吏。秋月如翰林。冬月如御史。

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禮既卒哭而後諱。不敢斥言其名。故曰諱。則是未祔之前。猶以生事之。不曰諱也。生曰名。死曰諱。古今通義。典籍昭然。今世俗問人之名者。類曰諱某而不曰名某。是其人未死而

先加之以諱。儒冠縉紳亦且互相傳習。略不悟其爲謬者。況諱之爲言避也。又忌也。隱也。不曰名某而謂之避某忌某。又取何義。下俚之人遂有台諱之語。猶言台忌。尤爲可笑也。國之廟諱。著於令甲。臣子所當謹避。凡作文者須易以他字。不必科場爲然。禮所謂詩書不諱者。謂教學之事。恐失其本義。臨文不諱者。謂臨禮文之事。行禮之時。必有所妨者。非謂執筆作文也。史記及前漢書諸帝本紀不書名諱。後漢而下。皆異代人所述。始有諱秀諱操之文。莊嚴徹通。避之惟謹。此猶史之文也。如唐之以治爲理。不特陸宣公奏議爲多。而韓文公諸人應有所作。亦曰理亂。蓋高宗諱也。國朝祖宗廟諱。皆不難避。其習熟於文字間者。不過數字。如聖祖名。元也。及嫌名第一字。垂也。仁廟嫌名第二字。正也。第六字。證也。英廟嫌名第八字。丕也。第十四字。孺也。神廟嫌名第一字。明也。第二字。勉也。欽廟嫌名第四字。全也。第五字。圓也。及舊諱三兩字耳。辭章之士。往往易犯而不自知。却有書治亂爲理亂者。乃爲唐諱何也。洪文敏公作夷堅支志。以丙爲景。此雖唐所諱。而洪公曾祖少保名炳。故借此字用之。非無謂而然也。

潁川語小卷下

邵康節先生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沖晦處士徐復平居以太元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諸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邀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下故舊之家。或問陸文安公。何不註釋諸經以垂世。公曰。六經乃註我者也。二三君子之言遠矣。

君子小人之目。始於大禹誓師之辭。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蓋謂廢仁哲。任姦佞也。自後諸篇。罕以君子小人對言。凡稱君子者。皆貴而有位之人。如曰我西土君子。越庶伯君子。凡我有官君子。是也。稱小人者。皆微而在下之人。如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依。小人難保。爰暨小人。不聞小人之勞。小人怨汝詈汝。是也。旅獒云。狎侮君子。狎侮小人。下文既謂小人罔以盡其力。則所謂君子亦有位之士也。無逸云。君子所其無逸。則知小人之依。下文既云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則所謂君子。亦貴盛之稱也。惟秦誓云。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乃爲忠佞之分耳。其次則周易稱君子小人。又皆以卦體爻位吉凶而言者也。論語一書。首尾二章專論君子。其中凡言君子者雖各有不同。大抵二十篇之語。無非教人爲君子之道。君子二字至此大明。小人情狀亦可見矣。如云喻於義。喻於利。坦蕩蕩。長戚戚。上達下達。固窮窮斯濫。求諸己。求

諸人。成人之美。成人之惡。固若黑白之異。然視其所以。則碱砆似玉。或者迷焉。如云小知大受。有勇無義。皆不甚相遠。而況曰周與比。曰和與同。曰泰與驕。皆毫釐之差。千里斯謬。不特辨君子小人者之爲難。而學爲君子者。與小人同門而異戶。亦未易別也。又況孔子於君子小人。皆謂之儒。則儒之一字。君子小人實共之。讀不深可懼哉。惟孔子有一語點破此事最分曉。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但儒者於仁之一字。自是認識不確。既不知己之爲不仁。又何以知小人之爲不仁。世之治少亂多。其病根在此故也。傳稱彼爲善之小人。又有小人之中庸。若夫苟賤貪酷。無禮無義。此盜賊之靡不足爲小人。而世俗乃以此類與君子爲反對。大不然矣。

萬字自古用之。書之惟億萬心。詩之千斯倉、萬斯箱。左氏傳之萬盈數。漢書之賀錢萬。是眞指爲十千之萬矣。未知始於誰也。按韻書萬、舞名。州名。蟲名。又姓也。非万也。佛胸之卍與此萬同。（原註。中興頌書万旗万年各不同。）

句法有正有奇。有呼有應。呼應者一唱一和。律呂相宣以成文也。在經史傳記之中。固有易見者。若簡嚴而奇。則爲難知。有三字居上而兩字下應者。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是也。有四字居上而三字下應者。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也。有四字居上而兩字下應者。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有疊三字句而四字五字應者。振振鷺。鷺于下。皇皇哇哇。醉言舞。于胥樂兮。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有以三字自相呼應者。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而又

承之以四字四句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有以兩字二句自相呼應者。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有純用也字呼應者。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然後用以成二字以足其義。有數句純用之字呼應而不假他助者。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有甚簡而奇者。以是語呼。卽以是語應。如剝、剝也。剛變柔也。風、風也。教也。又如觚不觚。觚哉觚哉。荀子云。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孟子云。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郊特牲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又云。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曲禮云。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左氏傳云。威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於楚。其語稍長者。如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又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所協而用者不過三兩字而昭晰塤篪。有不可得而名狀者。不亦奇乎。然又有奇於此者。如易云。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疊五如字。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雖棄之之至。而未必終棄也。雖生之之至。而惟恐不生也。疊八之字。無窮之用。只在於用一助語中耳。諸書中惟老子荀子作此奇語。如老子云。故物或行或隨。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泰、去奢。荀子云。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莊然。祺然肆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輔然端然。紫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之容也。荀子此類不一。雖有倡有應。而措辭近瑣。與孔子之言。相去遠甚。不特理有醇疵。而辭氣亦然也。葉文定公制科進卷君德篇有云。其於事天地尊宗廟也。眞見其肅恭誠一而不敢懈。

而神祇祖考之格也。非貌爲之敬而意其不吾享也。而況於簡慢廢缺而不畏也。此段用眞見其三字凡十。其下句必兩用也字爲之應。昔無此體。惟荀子云。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遜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爲見。若之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偸懦之爲安。若者必危。苟情悅之爲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孰知夫之語。卽眞見其類耳。荀僅用四亟以六句應之。蓋未易用也。又莊子云。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紘。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恆。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此八用且字。而上下呼應則用兩乎字。語法尤緊。又用雖然二字。作轉摺以和之。亦此意也。原註。荀子孰知夫一段。又見史記禮書。

字有不同而可通用者。洪範曰雨曰霽。史記霽作濟。曰暘曰燠。暘作陽。燠作奧。荀子葦榮百疏。疏與蔬同。用之皆雅。又有古通用而今不可通者。如舅犯、咎犯。今舅不可爲咎。小紅小功。今紅不可爲功。又有字不同而可互音者。如禮記何居音姬。列子何姬却音居。其意則一也。敬非恭。恭非祗。祗非欽。其義本殊。曰誠曰信曰忱曰孚亦然。中庸一篇。誠字最切。皆不以忱信爲義。如此之類。古者未嘗互用也。後因程文帖體。承襲互用。遂混無別。多失其指。然亦有可互用者。如種曰稼。斂曰穡。本自不同。詩書中種謂之力穡。斂謂之納稼。今但見其未嘗不通。而不知其用之自有意。又如聲與音。言與語。理與道。米與粟。過與失。疾與病。

罪與戾等。語其義雖通。而用者自當審也。

用事之誤。雖杜少陵不能免。而蘇文忠公頗多。前輩評之詳矣。止是不切之詩文。亦何所害。若告君之辭。豈容不謹。秦會之丞相請先至江上。諭諸帥招討。其劄子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又其末云。臣言如不可行。卽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誤以告太甲爲相湯。孔子引周任之言。直指爲孔聖。此乃中書舍人張嵲代作。當時朝士作詩譏之。事見周益公詩話。然昔人更有可訝者。唐太宗問孔穎達曰。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云云。帝稱善。除國子司業。太宗以曾子爲孔子。容或有誤。穎達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左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能屬文。兼善算歷。一時老師宿儒出其下。質疑問辯。人畏服之。乃不省論語所載曾子之言。直以聖人教人爲對。何也。若告以曾子爲聖人。亦恐未允。蘇文忠公謂武王非聖人也。其上皇帝書有云。未信而諫。聖人不與。此論語所載子夏之言耳。公乃謂之聖人。何也。子夏可稱聖。而武王非歟。其再上皇帝書云。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耶。論語所載。乃子貢之言。今直指爲孔子。書之再上。非孔穎達倉猝對之比。以東坡彊記之才。又嘗解註論語。是爲熟讀之書。何告君之際。引用多誤如此。石建奏事下。驚馬字不足。恐獲譴。建父子雖無文學。要不失爲謹重。後之有文學者。宜加謹重可也。

作文者好摘兩字語。但取飾其說而已。遞相承襲。背其本義。而不暇問也。且如賀正用履端二字。意謂歲首也。而不思乃是閏月事。攷證。案杜預左氏傳注曰。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首。孔穎達疏曰。歷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日爲術之端首。故言履端於始也。史記歷書注。引章昭曰。謂正歷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皆指冬至而言。此云是閏月事。恐緣經文閏三月之文而誤會耳。履者步之義。步歷之始。以爲術之端。蓋推歷法。非王正謹始之事也。又如貨利。自一孔以上。根括無遺。謂一穴之可取者。無不取也。而不思所語一孔二孔三孔四孔者。乃人主之權。分與不分耳。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此所謂利出於一孔。故曰其國無敵。非特財利之利。凡慶賞刑威皆是也。四孔者。猶言政出多門。故曰其國必亡。唐書柳沖傳。解之尤詳。又如賀生子滿月。用彌月字亦近矣。而不思彌月不遲。乃是滿十月而生。却非已生之後滿一月也。又如賀生辰用慶誕字。意謂慶生也。而不思詩書中凡云誕者。乃也。大也。闊也。欺也。生民詩上文明言載生載育、故於下文云。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皆訓大。非訓生育也。近世名公乃多用之。歐陽文忠公所草賜文彥博生日禮物詔云。適臨載誕之辰。又賜宰臣以滿散乾元節道場香口宣云。式因誕節。祇率案寮。是直謂生辰爲誕節矣。曰載大。曰大節。不知何義。恐公必有所本。其賜陳執中生日禮物詔云。爰逢慶育之辰。此語却雅而實也、又如公退之暇。類曰退食。意謂退而飲食也。而不思退者減退之義。節儉自公。不以食爲重。不以祿爲急故也。范氏註文又謂退而食於私家。則是去官而家食者也。與今人所用之義絕不同。杜少陵詩云。退食從容出每遲。自杜詩下此兩字。後人遂襲用之。未審杜少陵果用羔羊詩中語否也。又如景行二字。明皇孝經序云。景行先哲。殊不思景者明也。景行行止。謂有明行則行

之。非企慕之義。眞文忠公初字景元。樓宣獻公謂明元無義。遂改爲希元。然洪文敏公博洽君子。亦字景盧。而不自覺。何也。俞清老名軒曰景陶。黃山谷答書云。景陶軒名差誤。遂相承謬耳。亦如謂郡守爲一麾也。輒爲公題爲今是軒。山谷之語。可謂明白。如郡守用一麾字。意謂旌麾之麾也。而不思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是麾去之麾。非旌麾也。周益公詩話云。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愚考顏延年爲永嘉太守。作五君詠。其一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咸因議荀勗所造樂不合。遂左遷出守。言爲勗所麾而出也。延年出守永嘉。亦非其意。故借咸以自況。若啓劄中施此二字。於他人恐未爲穩。

善狀事物者。讀之如親見。韓昌黎作薛公達墓志。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與揖。其師曰。請以爲君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前輩固評之矣。然又有甚善於此者。仲尼居曾子侍。曾子避席。復坐。吾語汝此一段分明是畫出一時氣象。豈後世文筆所能形容者。

文之隱顯起伏。皆由語助。雖西方之書猶或用之。蓋非假此以成聲。則不能盡意。其精微杳眇。惟在所用之確而不問乎少多也。毛詩有一篇全用兮字者。如猗嗟是也。有全用矣字者。如桑中是也。亦有全用也字者。如牆有茨、君子偕老是也。然也字用多最難。韓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過有韻腳而緩也字。若毛詩然。至歐陽文忠公作醉翁亭記。乃散文爾。首尾數百言。悉用也字。前此所未有。因見

論語云。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又云。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又云。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此已有逐句用也字之體矣。至荀孟最盛。如云。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荀子榮辱篇。全用也字。餘篇亦多。不若孔孟之粹爾。

世以散語爲古文。四六爲今文。所以唐書不載詔令。以其多四六對偶。不古也。宋景文公摘碎云。予修唐史。未嘗得一詔一令可錄於傳。唯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愚謂宋公之說固是。但唐人制作自不古耳。若謂四六非古文則不可。文辭之起。莫先於尚書。東册號令。論議之宗也。自堯典至咸有一德。率用四六語。如堯典平章百姓。對以協和萬邦。此四字語也。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此四六語也。舜典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四六語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四字對也。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此六字對也。大禹謨以後。如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姓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惸惸危懼。若將隕於深淵。似此之類。皆用四六而成章者也。至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則又諧協通暢。漸有今體。古之四六語。至是稍坦平矣。盤庚一變而爲詰屈聱牙。幾不可讀。此今之所謂古文者也。韓昌黎以此作唐人之氣。柳仲塗以此傳本朝之脈。文藝家遂指四六爲應用之學。愈習愈下。蠹蝕腐爛。非惟不可復古。而又併近世之體失之。掌辭命之官。若能以典謨爲法。豈病四六之不古哉。

傳記中語。自有確對。如尹賞傳。虎穴可對龍門。元結傳。哀邱可對京觀。峽州郭景純爾雅臺。可對文選閣。陶淵明策扶老以流憩。扶老。策杖名也。李長源嘗取松櫟枝以隱背。名曰養和。養和對扶老亦佳。

容齋三筆所聚四六名對。皆可人意。然止取比事警策而已。愚謂前輩四六。如勾龍田成都提刑謝表云。愛民如愛身。恪謹髮膚之毀。議法若議歷。靡容毫黍之差。辭旨深切。使人凜然。

父、輔、婦、道、抱、數字皆上聲也。而以去聲讀之。其杭浙之音歟。不字。只字。打字。世所常用。不本音否。又平聲方鳩切。只本音紙。打本音頂。又都冷切。今所用者。皆非本音矣。打字不經見。其義訓擊。隔花催喚打魚人。

捕魚謂之打。義或近之。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於擊之義絕無相沾。而皆謂之打。何也。只字見毛詩。他無所出。攷證。案只字。毛詩之外。又見楚辭大招。此云他無所出。非也。惟不字最多。諸經史盡作入聲讀。若用本音。當作平聲上聲可也。及觀孟子有否不然之語。注云否、不也。於否字下更用不然字。則知不之與否。自昔非同音明矣。

作詞於滿庭芳換頭處第二字當押韻。如秦少游云。消魂當此際。周美成云。年年如社燕。魂、年、韻也。沁園春亦然。

台、台星也。言台座、台光是已。鈞、鈞衡、鈞陶也。言鈞造、鈞範是已。乃因台壻、台照。而亦以鈞爲壻。爲照。便失其義。鈞翰、鈞眷。理尤不通。公私熟習。旣久。勢難痛革。當求稍近理者用之。

如上啟、啟上。古者通上下用之。而無申覆稟之語。蓋申與覆二字乃重審之義。而稟者受所命也。皆非啟白之謂也。今人有所啟白。乃例用申覆稟三字。失其本義矣。

今省部曰劄。皆移也。惟劄、俗以子稱。而於劄則直書曰劄子。子字不古。乃吏文耳。今友朋交書亦間用劄子。又寖失之。

近年簡牘好用端拜肅拜。端、冠也、端拜而議。乃冠其首而後拜。此非端人也之端。周禮鄭注肅揖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此非恭作肅之肅。

俗言三平二滿。蓋三遇平二遇滿。皆平穩得過之日。五角六張者。五遇角。六遇張。其日不穩。多乖。故云乖角、乖張也。

俗語皆有來處。語本、常談、二書詳矣。折閱二字。蓋出荀子。閱者賣也。知慧布施四字。非特佛書有之。荀子云。智慧甚明。又云。布施天下而不病貧。莊子亦云。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逸詩詞也。江浙間。居室不利。避寓他所。謂之出爻。妻妾不諧。謂之不相宜。利史記呂不韋傳云。太后詐卜當避徙宮居雍。此因卜而徙。卽出爻也。唐書云。顏思魯與妻不相宜。卽不諧也。俗謂擊頭曰趫。呂氏春秋云。以楫虓其頭。又謂去頭巾曰科。史記科頭。觀此則知雖猥細之語。未有無所本者。近士大夫好稱游兵爲哨騎。哨之爲義。傳所不載。有施於代言者。殊爲不雅。平分風月。傳無所出。前輩名公啟牘。未嘗用之。蓋曲句也。呂成公謂晉宋間語及詩中語不典重者。不可入制誥。惟杜少陵詩。特進羣公表。可用之特進制中。

有不假藥石。專以湯火治疾者。如建劍間村巫。使病人熏蒸沐浴而病自去。有以筋力治病者。唐之按摩博士是也。今市井間有爲人消息者。其按摩之餘術歟。

古者兵刃不以鐵而以銅。甲以革。矢以箭。或骨。農器却用鐵。而耕不以牛。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李巡註爾雅金矢云。以金爲箭鏑。庾公之斯。抽矢扣輪去其金。銀銅皆謂之金。自漢以後。兵非鐵不利。耕非牛不力。人物之性。與古異矣。鄭氏注考工記。矢人爲矢。乃有鐵莖之說。其後世之鏃與。

士大夫多好基。然名位稍高者。人每遜之。不敢盡藝以敵。由是益自高。有一事堪比。唐莊宗喜優戲。善角抵。嘗詔王門開曰。朕與作對。供養太后。又先約之曰。卿不可多讓。門開退謝者數四。又謂之曰。卿如一拳致朕倒者。與卿節度。及出手。果一拳下而仆。尋除幽州節度。

花有瓶。非古也。蓋自釋道獻花始。今人遂取古鼎鬲尊罍之範。強名而用之。

冬間花瓶多凍破。以爐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瓶內亦得。

邵氏聞見錄。有匜羅。不知何物。（攷證案匜羅。酒器也。見北史祖珽傳。又李白詩。岑參詩。此似未考。）葉文定公端午詩云。立瓶匜羅銀價踴。是直以沙羅爲匜羅。沙羅者、今之盥古之洗也。當俟博古者。

齋名自號。近忽尙之。朱文公最多。晚年自笠得遯。遂焚諫藁。更號遯齋而終焉。東萊乃呂成公之祖。非公自謂而通國指成公爲東萊。非也。瑞安葉文定公。族本龍泉。凡公所題號。皆曰龍泉葉某。後居永嘉水心寺側。水心寺名也。趙蹈中序公遺文。直目爲水心集。當爲公辨之。

有馬者借人乘之。孟之反策其馬。皆謂車也。古者乘車不跨馬。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是也。跨馬乃北俗。後人便之。遂備鞦鐙之用。朝士大夫皆跨馬矣。

思陵在維揚雨中。見扈從臣僚奔走泥淖甚苦。至杭州。令悉用肩輿。汪浮溪撰謝表云。臣勞於下。宜無俟駕之行。君恤其私。至許肩輿之便。又云。懷塞翁折臂之憂。從漢相小車之佚。朝士之得用轎自此始。唐武后時。王求禮爲監察御史。上書云。自軒帝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張安道之父。年九十餘。一生不乘轎擔。云豈可以人代畜。司馬溫公不喜肩輿。山中亦乘馬。路狹。策杖以行。王荊公辭相位。居鍾山。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今無貴賤盡肩輿矣。而武臣軍帥亦用之。何也。

國朝之令。非婦女小兒不許衣純紅黃。唐制庶人服黃。繫銅鐵帶。非庶人不服黃。與本朝之制不同。岳陽有呂洞賓像。烏帽革帶麻履而服黃袍。或云御賜服。非也。其庶人之服乎。

帕幞之幞音服。當如此寫。故玉篇與帕字相連。今通上下皆作複字。乃福音。如學士院自祖宗時。賜外蕃及羣臣進物。皆云夾複全。既口重複不應又用夾字。

幞頭式範。與淳熙以前。微有不同。祕閣奉藏藝祖御容。幞頭展腳。倍今之長。其制所未詳也。

笏以象。直者名正笏。詘者名側笏。所賜不同。亦有定制。

腰帶下垂。義取於順。唐制謂之銙尾。字從金從宅。小說云。黃幡綽以伶官無魚袋。插獺尾於腰。謂明皇曰。賜緋毛魚袋。或者不知銙尾所出。遂指爲獺尾。非也。攷證。案唐書車服志。腰帶者。撱垂頭於下。名曰銙尾。取順下之義。又考王建詩。新衫一樣殿頭黃。銀帶排方撻尾長。中華古今注。文武品階。腰帶。蓋古革帶。六品以下。用銀爲銙。向下插。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鞾史。腰帶。唐高祖令下插垂頭。今謂之撻尾。是銙尾本有稱撻尾者。後人呼爲獺尾。或緣撻音之誤。未必緣黃幡綽語也。

魚袋。古之魚契也。今虛設矣。其制。革囊而以木口其中。銙束釘鈸。凡二十四件。飾以魚十七。有終身佩之而莫之知者。

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名或訛則實必亂。正其名可也。且如桂。爾雅名梫木。斫却月中桂。以月中之影似之。木犀乃巖桂。詩人便引木犀作月中桂。誤矣。趙紫芝詩。巖前未有桂花開。却下得好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豔。直稱爲芙蓉。誤矣。沈元周詞云。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

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盧橘、枇杷。其名既異。實非一物。枇榔子可以爲麵。而麵不可稱枇榔。蘭有國香。澤蘭也。又云卽零陵香也。楚辭所稱者。囊之可佩。湯之可浴。其氣正。可以祓不祥。故比君子。今之蘭花與牡丹花。唐以前皆未得見。愚觀嘉祐本草。凡草木諸品。多有莫辨其名。莫名所用者。至大觀重修。悉刪去之。斯不惑矣。蕙至今莫辨。

花似葉而實。鳳巢其上者。梧桐也。

紫荷橐乃負荷之荷。非蓮荷也。或以紅藥對紫荷。誤矣。

鞠華作菊花。離支作荔枝。荔草名。非木也。然字既雅潔。用之有自來。若以人蔘爲人參。贈坊作櫃坊。則全失本字。又如十幹十二枝。術家以干支二字代之。從筆之便。甚可笑也。驚蟄化爲京直矣。太一數也。乃用甲乙之乙。至以務音戊。以貴音癸。久久成熟。不覺其訛。應與印二音本殊。占者類寫。世應爲世印。既失其字。又混其音。前輩詠子魚一曰通印。言其巨也。一曰通應。謂所產之地也。詩家至今不能辨。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鈎輈。乃用本草語。攷證。案郭索見揚子。鈎輈見李翥玉詩。此云本草。殊誤。本草中。如黃精曰黃獨。山蕷曰玉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芝。蟹曰擁劍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佳。山海經云。蛇谷上多少辛。少辛卽細辛也。木草不載。

周益公啟。濯濯祥麟。爲聖人而出也。鏘鏘鳴鳳。覽德輝而下之。語甚新雅。

果有實於幹者。南海之波羅蜜也。迸出自幹。狀如大瓠。膚若佛髻。而肉厚白。漬以蜜。始可食。腹中子類芋

栗。此果中之豪也。

嶺南七十二子。范石湖桂海虞衡志嘗取之。皆猿狙之所甘。強名曰果。如古賈、鼠粘、毛韶、火炭、斤斗。乃諸子中稍可名者。攷證。案桂海虞衡志。果云。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果。故余不能盡識。錄其可食者五十五種。今云七十二子。與原書之數不符。且志中止載有粘韶火炭。而古賈鼠毛斤斗諸名無之。古賈疑卽古米之誤。韶子卽志所云山韶子藤韶子之類。餘皆未詳。疑叔方所據本。或與今不同也。然鄙澁已甚。惟餘甘子一種。其味比諫果則婉。比橄欖則清。此果中之君子也。

韓昌黎答柳州詩。以食蝦蟇爲怪。今海族怪者莫若鮥魚。其實非魚也。張華博物志云。東海有魚。狀如凝血。其名曰鮥。佛書曰鮥目蝦。蓋其形如笠覆纓絡。而繫以四襻。無目。得鰕則行。故曰鰕鮥。紅白明瑩。色如牒子。故曰海牒。海人膾之如絲。固之以礬。其色尤瑩。故曰水母線。沃之湯。則卷縮如活。若昌黎公見之。深歎驚矣。

韓昌黎初南食詩云。蠻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章舉馬甲柱。鬬以怪自呈。馬甲柱卽江瑤也。章舉今呼爲石拒。以其有力能附石拒人。取而脯之。火炙之則動。或謂之九尾魚。

蠻雌常先雄。其子如積珠。毀殼而產。殼甚銛利。南人捲之爲杓。戛釜無餘瀝。吏之能席卷者。故戲指爲蠻杓官人云。

鯽魚。本草從魚從則。世俗見其能吐黑沫。且則賊之音通。遂呼爲烏賊。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席上腐談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